安全理事会

UN SECURITY
COUNCIL
OFFIC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24276
13 July 1992
CHINESE

1992年7月13日

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信附上1992年7月11日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艾哈迈德·侯赛因先生的信，信中指出，虽然伊拉克已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87号决议的各项规定，但是对伊拉克的经济禁运仍在继续。

请将本信及所附信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勒·阿米尔·安巴里(签名)

附 件

1992年7月11日

伊拉克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1990年8月2日安全理事会处理了所谓的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问题。自此经后安理会通过了若干决议,强制伊拉克履行一系列义务,因而在安理会与伊拉克之间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受到《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范。

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现在应陈述一些事实特别是无须作出任何解释的事实,如:

一、《联合国宪章》和对独立的、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宪章一样,具有两面性,涉及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在这方面保持均衡或被认为是如此;因此,在安全理事会要求任何国家履行其对安理会的义务时,安理会有义务支持该国应享的各项权利。

很明显,就安全理事会与伊拉克间的关系而言,暂且不提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符合《联合国宪章》各项条款的程度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给联合国秘书长的许多照会中已经论及,在对伊拉克强制实施这些决议时,伊拉克欣然遵守,事实上是以1992年1月23日给的信中以及1992年3月以塔里克·阿齐兹副总理为首的伊拉克代表团访问纽约时向安全理事会说明的方式遵守这些决议的。此外,伊拉克还通过副总理提出保证,即伊拉克愿意同安全理事会和负责执行工作的代表机构进行真诚、积极的合作。

关于执行第687号决议的一些最重要成果是:

- (1) 第687号决议禁止伊拉克拥有的所有武器,即射程大于160公里的飞弹和储存的化学武器,都已被销毁;
- (2) 与制造长程飞弹和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设施和设备已被摧毁;
- (3) 伊拉克未曾制造任何细菌(生物)武器,这个事实已经利用科学和技术手段

加以证实；此外，说是有制造这种武器能力的设备已被摧毁；

(4) 怀疑与伊拉克的核计划有关的设施和设备已被摧毁；

(5) 伊拉克有关当局已经向检查小组提供了所要求的大部分资料，并已答复了数以千计的问题。

仍然有争议的资料是特别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提供的关于伊拉克为其军备计划采购一些设施和设备的外国公司的名字以及在军备计划中与伊拉克合作的其他国家人士的名字。

伊拉克为了道义上的理由拒绝披露这些资料，并且不会放弃这个立场。

宣布与伊拉克进行合作的外国公司和人士的名字会使其中许多人有遭到以色列情报机构谋害的危险；这已发生在一些人身上，如布尔博士。

鉴于这些事实，凡要求伊拉克履行其义务或履行强加于它的义务者，均应因明显的原因比任何其他更热心地捍卫伊拉克在《联合国宪章》中的权利。安全理事会未能尊重这种有来有往的作法，因而破坏了安全理事会赖以制定要求伊拉克和其他国家遵守的各项决议之法律基础。因此，没有任何国家能完全心悦诚服地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任何义务。于是，凡是受到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某种关系约束的国家，如伊拉克，都将按其能力和机会，考虑到何者可能与何者不可能，来对待安全理事会强加的诞生，而不是根据指导安理会与各国间关系的各项盟约。这样说的根据是安理会本身已违反了法律基础，而诉诸于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基础，尤其是安理会坚持威胁使用武力，以此取代一种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相互谅解的政策，从而剥夺了伊拉克人民最基本的、《宪章》规定的人权。

二、为了使大家确信无疑，让我们看看安理会一些成员国提出的指控，它们想让伊拉克看起来好象没有完全遵守决议的样子，并把这个指控当作继续对伊拉克实行禁运的借口。我们说无人可以否认伊拉克到目前为止所履行的义务。因此，直到现在仍对伊拉克实行禁运的作法就意味着无论执行的程度怎样都丝毫改变不了禁运的现实。换句话说，执行和不执行等如一回事。有了这次经验后，安全理事会还能说服

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世界各国去执行它通过的决议吗？

三、《联合国宪章》规定应保障每个人的生活权利。现在，这种权利关系到生活必需品。人不象动物，人需要特殊种类和一定数量的食物才足以维持生计。不言自明的是，《宪章》认为所有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或国家，都一律平等。由此而不可避免地派生出其他权利，从而使人们过上可实现《联合国宪章》中人性精髓的生活。这些权利包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水的清洁度和水的种类、他应享有的健康水平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需要。在这方面，满足这些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参照点是发达国家人民的需要之水平。

尽管科威特已按照那些曾狂热促成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人士的愿望恢复了原有的状态，但是，自从1990年8月6日以来，对伊拉克实行的禁运却一直是老样子，未有任何变化，由于伊拉克资产存放国的立场，使伊拉克的资产实际上到现在仍处于冻结状态，并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在去年，也就是1991年，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在六个月期间内出口一定数量的伊拉克石油，以便为伊拉克人民购买药品和食物。与伊拉克在所有领域的实际需要相比，还是与按照《联合国宪章》确保做人的最低限度所必需满足的伊拉克人民急迫的人道主义需要相比，这个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但这种想法却演变成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通过的两项决议，即第706(1991)和第712(1991)号决议。这两项决议含有许多政治的和现实的条件与限制，力图剥夺伊拉克人民早就赢得的、维护至今的主权。为捍卫这些主权，伊拉克曾经反抗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最近，这个问题发展为拖了近一年之久的争吵、辩论和压力。现在我们已到了1992年的下半年，而伊拉克人民在1991年下半年的紧迫基本需要仍未得到满足。1992年1月至6月间曾与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进行谈判。这些谈判使我们从事实和资料中得出下面的结论：某些人想强加给伊拉克一个公式，其目的不是向伊拉克人民提供一部分急需的人道主义必需品的人道主义目的。其目的也不是就此事执行《联合国宪章》，而是按照安全理事会中某些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非法愿望，破坏伊拉克的独立、干涉其内部事务和控制它的未来。

联合国代表与伊拉克代表在三轮谈判后向我们提出的最新公式包含了一长串的限制和繁琐细节,它使人怀疑,用六个月石油出口的收入购买粮食和药品,伊拉克人民是否能获得实利。这个公式中的百般限制和繁琐细节使得粮食和药品在购买、运输和分发各方面都有非常多受到干扰和阻挡的可能,更不用说由于这些繁琐细节和可能发生撤销合同与干扰合同的情况而使得供应商向伊拉克抬价了;这将使伊拉克从这极不合情理的程序中本来理论上可以得到的已经是微薄收入的购买力更为减少。

在此程序中的任何一个步骤,不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受到几方面(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委员会、石油出口港的观察员、在卸货港和伊拉克进入点检查货物的监测员、以及联合国在伊拉克境内指派的观察员)的监督和拒绝权的管制之下。公式中还有一些涉及金融业务的繁琐规定。

实际上,程序中提供的唯一要保障的就是为所谓的赔偿和联合国活动的经费扣伊拉克的钱,这要占到出售石油的收入30%以上。

我国以极为负责的态度研究了这个问题后,觉得伊拉克人民从这个程序中得不到他们的任何人道主义的迫切需要,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欺骗世界舆论的手法,以为已经放松对伊拉克禁运。虽然这与事实不符。因此,一个消除所有怀疑和能够满足所有人道主义文书--包括《联合国宪章》的标准的对待方法就是:安全理事会容许伊拉克以正常的方式经常出口石油,象它在1990年8月之前那样。这么做,伊拉克人民就可以得到他们人道主义的需要。如果联合国要扣除一个百分数,如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中所规定,则可以就此事达成一个简单明了的谅解。如果安理会基于任何理由要禁止某一项物品进入伊拉克,它可以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遵守此一禁令--如果这是它唯一的意图,而不是另有其他意图的话。此外,伊拉克已经表明,它在商定的一段特定期间内将仅限于向安全理事会当前的成员国进行购买和出售。伊拉克在实施禁运之前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存在着商业关系。这些国家将参与决议的通过和监测决议的执行,以确保伊拉克的商业活动是按商业原则进行的。

四、清楚而确定无疑的是，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内利用科威特问题来作为依据，或向世界舆论宣称是如此。其中若干决议是向伊拉克实施禁运，同样确定无疑的是，根据上述，我国曾表明，伊拉克已履行其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义务。姑不论其他问题，可确定的事实是，科威特已恢复安理会内有影响力的国家所要求情况。因此，继续对伊拉克实施禁运就失去其意义了。今后禁运只不过是纯粹要对一个伟大、自豪高尚的民族造成伤害。在《联合国宪章》或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内都没有明文地或含蓄地规定可以采取这种行动，而且，我们在上文第一节内曾指出，继续采取这种行动会破坏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法律依据，并使伊拉克在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有权根据能力和机会，而不是根据有说明力的法律义务来应付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因此，我国认为，安理会应停止由于过去的情况而通过的所有针对伊拉克的决议，包括禁运决议，并认为应恢复1990年8月事件以前的局势，仍坚持认为保持禁运会实现安全理事会所宣布的任何目标将使安理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至少会很难堪。过去，在安理会内有影响力的国家向被说服的国家宣称，除了用武力对付伊拉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确保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于是，采用武力的国家在1991年1月16日至17日动武并不断继续直至发动的国家停火。因此，如果禁运是安全理事会设法达成其目标的手段，为什么使国际社会遭受这一切的损失？为什么使伊拉克人民遭受侵略和苦难？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伊拉克共和国

外交部长

艾哈迈德·侯赛因(签名)